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二

德清胡渭撰

導弱水至于合黎

釋文弱本或作溺
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也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

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荷澤之導異禹治水或

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濬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為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為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為肅州衛刪丹縣即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為隨山導水
為濬川夫導山即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為濬
川則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
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
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青
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
此為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為濬川何其與向者
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

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充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為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

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為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為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為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入不可得詳今接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

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石即此淮南子云弱水出

窮石山也

衛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丹口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

曰山丹隋復故元升為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即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元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

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
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
又按說文岷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
几聲居履切隋志祀山疑即岷字之誤

北流逕

其衛西又西北逕甘州衛北

粟宇記弱水在甘州北二十三里

又

西逕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行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

張掖河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此水春夏之間塞
裳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
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為張掖河今俗謂之黑
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
說附會於其間並屬虛妄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

衛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為張掖

河自下通兼弱水之目

漢志張掖縣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

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明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擺通州流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

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北

所在行都司西

北入亦集乃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是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周廢入張掖縣明初為甘州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二十里有合黎山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河

自所南發源東北流逕甘州復折而西北流入所
北環所三面其在甘州尚散漫自板橋西至九壩
皆合為一水深又西逕鎮夷所南所在行都司西
沙浮不可徒涉

所西北一百六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
高邑李濛禹門云鎮夷黑水即張掖郡西門外十
里之黑水也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
直下趨北山約寬十里北行百餘里匯為大河西
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
偕行土人呼為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
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
小分為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
此水其南為天山西北為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
之冬曾渡此河北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
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黑河之狀禹門以目驗
得之最為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

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又西北
禹門從韓汝節以此為界雍之黑水非也

出合黎山峽口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接鎮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

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

又東北逕居延故城又

東北入居延澤

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

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璫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

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其下流不知所歸據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為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

西接鎮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硤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即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

因山為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為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為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

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
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
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
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
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其水西
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
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
漢書西域傳安息臨媯水
是此水歷三國之境
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媯水即弱水邪蔡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

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

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

事在宋文帝元嘉六年

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

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

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

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

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

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

嘉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出沙漠至粟水緣水西
行過竇憲故壘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
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
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張掖水即張掖河通鑑
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
里安得為近此皆不詳考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
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之媯水為禹貢之弱水
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

之媯水通為一川經何不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西海之山有弱水夫西海卽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為然在程則以為否何義乎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

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
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為弱水所出故非之
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
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
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
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即崑崙丘弱水即郭注所
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即鮮水王莽
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為在西寧衛西凡

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真海也西海本名卑禾

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

北塞外

詳見導河
積石下

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

然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

里去青海尚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

海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

浩亶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

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為張掖河故遂以此鮮

水為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敘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流至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既陁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為無稽之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

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辨之

漢志

音鹿

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

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

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為弱水之正源出鰈得者為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古徃徃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荷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

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行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

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為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

澤則以是為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徃徃有之未可以定為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

十里今為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

衛在肅州衛西八百六里

楚

辭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

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
伐龜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
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
平眞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
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
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
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
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

以為候亦即將氊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
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
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
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
茫然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
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
候之以氊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
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

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
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為南道
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
云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
亦隨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
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
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
蓋劔南之西此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

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
蓋亦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
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
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贊曰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
內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衛南通典沙州燉煌
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

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
明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
糖天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
煌而又有龍堆鳴沙以為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
居延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鎮
夷所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
古殊為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磧磧無
水然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滌曰西北山

高多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滾
余已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
路僅辨馬跡遇十數廢莊墻垣尚在房屋皆空問
之土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擡沙如擡雪遇一
年西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塿院半被沙埋而平昔
沙地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築莊院引
渠灌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
禹門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即是流沙

弱水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
入居延之流滔滔不絕治尚書者安得不以其澤
為流沙也哉近世經生既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
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俛俛而無所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
據雍州之文則以為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
也據導水之文則以為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
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

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既西禹所循行者止
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
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掇此化工筆也世都憤
憤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為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
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

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司馬相如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
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
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擘瑤木之櫓枝兮望
閭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
漢書西域傳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
處近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鰲車渡弱水祠上
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

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
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
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即崑侖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
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
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
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以上
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而未嘗見且鴻

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此
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
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為禹
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為
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
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

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叙之戎大略為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

海也唯黑水所入為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
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
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
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
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
出張掖鷄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

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鷄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鷄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為出張掖之鷄山顏師古注漢書同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鷄山亦名玄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

鷄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為麟得縣地今陝西
甘州衛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
衛西為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
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為禹貢之
黑水邪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
延之張掖河其鷄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

縣東南四十里而又自為之說曰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為交趾二廣之海是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為南海乎今河州黃河之北唯湟水合浩疊水入河不聞

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
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流其當路之山亦非
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
水近為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
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
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
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
瞽說欺人真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為快也

易氏云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為黑水一名漾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彌諾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

西洱河曰麗水曰瀾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為即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即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犍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即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即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捍唐謂之

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為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即漾禪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漾鼻或作禪又作備瀾滄潞一作怒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為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

近是但不當目此為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
苟以梁之西界亦即此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
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
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至此余故
謂界梁州者當為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古
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為雍界不可以其下流
為梁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

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為安南都護綽佐其
幕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
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
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為一三危雍州山也而
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為黑水所經之三危
此無異瞠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
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

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為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為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

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傅同叔非之曰程公駁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

葉榆縣葉榆澤為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為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為證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麓冷

縣

今化外霽陸等州

為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

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為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

也遂以葉榆一水為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
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
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
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
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亦臆度之
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

即今

化外宕州
宕達浪反

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

敢執以為實者也渭按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

為黑水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祠以證即如所言
此亦在梁域去雍絕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
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為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三
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
得其輾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杏溪之
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
知為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
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

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
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
昌國唐為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
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
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
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
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
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

得謂即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野語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旣而補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輿地理者蓋即條支媯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

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闡滄江路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闡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

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
唯闡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
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闡
滄之為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
遠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
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為梁雍二州
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
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

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
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旂然黑水之源正在
旂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
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
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
爾渭按元人以闡滄江為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
上一山為禹貢之三危州屬蒙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
在羅些二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

雲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
山川據張立道事以證闡滄之當為黑水闡滄雖
出吐蕃中元陽亦嘗沂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
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為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
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
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闡滄之源近
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
自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闡

滄相接以入南海乎闌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
鷄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
趾二廣之海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
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為禹貢之黑水
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
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

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而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

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鷄山不知何在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真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

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為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為戎翟所據及周室東
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
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輜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况
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
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
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
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
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

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鷄山而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為義與他水歷叙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鷄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

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

閼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
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
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
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
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
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
乎曰凡黃河旣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
化為平陸况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

馬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為紀之而孰為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

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

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

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

真曰南也

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

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
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者也黑
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
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闌滄為黑水徒以東南至
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
為闌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
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為善
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

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蓋西戎即叙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汧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接則以為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既無其迹即逢黑水之源安知為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南未悉其

形即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為古之出張掖過三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徙有周譜以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

沈氏筆談云余奉使慶州當宿大幕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

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
黑水也蓋卽出奢延縣者
一在今鞏昌府伏羌

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自落門聚至黑
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水
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
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
縣水經注云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
北又東南合定水入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藍屋
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

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
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衛入河是也
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
經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
也一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
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
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
臺鎮夷二所境即弱水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

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衛西
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衛入西海衆
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
至于羣玉之山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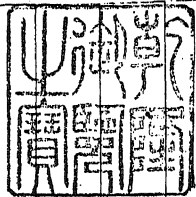
鴻鷺山今名嘉峪山在肅州
衛西舊志云即羣玉山也

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
鎮夷者為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在肅州者為禹
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為中國病禹

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
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
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
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雍最高治二水最
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
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
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
西即為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為積石順道塗

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也



禹貢錐指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錙指卷十三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萊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三上

德清胡渭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傳氏曰自積石至

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辯見導弱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

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
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頗傳
自張掖追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
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
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
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
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
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

鄯州

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衛治

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

州西南百五十里

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

積石軍西臨大澗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

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

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

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

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為

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

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

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

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音鉛縣

地後漢為龍耆音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

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音孚縣分界枹罕今臨洮

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

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

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

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
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
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
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
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
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
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
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

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劭云
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
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為吐谷
渾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
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

後漢桓
帝紀延

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
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
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
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
禹貢導河
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

平四年真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
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
亦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
者宗之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
州為積石州即唐積石軍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
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
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
古不悟此之謂矣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
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
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
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
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
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
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謂
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
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
所居延熹二年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
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
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
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
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
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

漢平帝
時王莽

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
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古音西與
僊同僊海即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
曰鮮水海趙充國請治湟陁以西道橋今可至鮮
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
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
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北三
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為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
故城在衛西二百
八十里浩疊河南

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

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隴康相
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有西
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
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
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
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艸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

為鄆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復投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

河水又逕

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草木沙州於是號焉按澆經誤作洮今據注改正 又東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

川

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後魏置鄆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城即

今西寧衛治也元和志云

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古

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城東西犄角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按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

澆河郡其東
為積石軍

又東逕石城南

昔段頽擊羌於石城
投河墮坑而死者八

百餘人按後魏石城縣廢帝改曰化隆唐改曰
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又

東北逕黃河城南

西北去西平
二百七十里

又東逕邯川城南

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川注于河按廢廓州
城東南有邯川城禿髮僭檀所置邯川護軍也又

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

在南津西六十里有白
土城在大河北為濟渡

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於白土即此矣按
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

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
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衛南又東左

會白土川水

水出白土城西
北東南注於河

又東北右會二水

北河

有層山山甚靈秀有石室曰積書巖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羗目鬼曰唐述因名唐述山按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五巒俱峙按鳳林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又東與灘水合灘水導源塞外羌縣北三十五里山疑即皋蘭山門漢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是也灘水又東北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注于河地理志曰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也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

十八里灘水西去縣二百步按抱罕
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
又東逕左南

城南

石城南一百四十里有左
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

又東逕赤城北

河即

夾岸也秦州記曰抱罕有河夾岸
廣四十丈今河州西北赤岸成是

又東洮水注

之

沙州記曰洮水出強臺山東強臺西傾之異名
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

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北
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抱罕

東入河是也按曾城即臨潭故城在洮州衛西南
七十里元和志云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故

城即今岷州衛治降狄道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
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

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
近志云大夏河即灘水謬也
又東逕金城允吾縣

南湟水從西來注之

允吾金城郡治也西有湟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

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都城南又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閭門河合即浩疊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吾縣故城南又東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元和志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按蘭州本漢金城縣允吾浩疊枝陽今皆在其境州西百二十里有允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即此河也浩音詰疊音門

又東逕石城南

謂之石城津閼駟曰在金城西北今蘭州西有石城津

又東

南逕金城縣故城北

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梁泉水注之按故城

即今蘭州治

又東逕榆中縣北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金城之屬

縣也章懷太子賢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

又東逕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南

山東北流逕牧師苑而北注于河有東西二苑城西城即乞佛所都也按今靖遠衛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

又北逕武威媼園縣東北

今寧夏中衛西南有媼園水下流入黃河通鑑

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溫園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園縣此水或因以名媼譌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燾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當出媼園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

又東北逕天水勇士

縣北

今靖遠衛西二百里有勇士故城

又東北逕安定祖屬縣故

城西北

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水出祖厲南山

北流注于河按祖厲音置賴其故城在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

城西又東北逕麥田山西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按麥田城在靖遠衛

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見趙亡懼自苑川遷于麥田即此

又東北高平川水

注之

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壘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

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其水又北入于河元和志秦長城在高平縣北十里按今平涼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入又北入鎮原縣界為高平川高平故

城在今固原州西二里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 又東北逕

卷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按

中衛東唐為靈州鳴沙縣地

又北逕北地富平

縣西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青山亦稱峽口今寧夏衛西南一百四十

里有峽口山

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北地都尉治今在靈州所西南 又

北逕薄骨律鎮城

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園也唐朔方節度治所元和志靈州理迴

樂縣本漢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刀雍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東南至靈州十

八里黃河自迴樂縣界流入漢渠在縣南五十里
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
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
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興屯田以省
漕運民夷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
饒恒無暵澗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又逕典農城

東又逕北典農城東

二城皆上河典農都尉馮
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又

東北逕廉縣故城

漢屬北地郡其故
城當在今所西南

又北與枝津

合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
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

又東逕渾懷

鄯西

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
里廢靈武城在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

蒙恬所築古
謂之渾懷鄯

又東北歷石崖山西

山石自然有文
若戰馬之狀亦

謂之畫石山今
在平羅所東

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

東在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按三封屬朔方郡其故城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

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

舊朔方郡治

又東逕沃野故城南

元和志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刀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又北屈南河出焉

見後

又北逕西溢

於麻渾縣故城東

朔方西部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董忠送呼韓邪

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城今在廢夏州西北

又屈而東流

為北河

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

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東逕高關南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之上郡北河是也並陰山下至高關為

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關焉故有高關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關即此處也按高關在廢豐州城西西黃河外劉昫曰高關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又東逕臨

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

此山也北假地名自高關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關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為寇是其苑
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斤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徽
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
計陰山縣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
徐說

又南屈逕河目縣左

括地志云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

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又南合南河

上承西河東逕臨戎

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

又南逕馬陰

山西

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

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

北

漢朔方郡治元和志什貢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

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牧河內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

植什貢之號蓋蕃語也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倉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鄴道元云蒸土加功維艱雖久崇墉若新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朔方中部都尉治在廢夏州北此非禹貢之渠搜說見雍州又東逕

西安陽故城

漢屬五原郡城在廢豐州東北

又東逕田辟城南

漢志

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蓋皆縣界之地名

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

城在廢豐州界

又東逕原亭城南

五原

中部都尉治

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

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在廢

豐州東

又東逕稠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

稠陽城即稠陽塞在稠陽

縣西北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難鹿塞鄧又東逕九
鴻出桐陽塞即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

原縣故城南

秦置九原郡治此漢元朔二年更名
五原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

陶山築亭鄣為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原北元
和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
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今敬本城
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
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又東逕臨沃縣南又東石
之前代九原郡城也

門水南注之

水北出石門鄣東南流逕臨沃縣東
注于河按臨沃屬五原當在桐陽縣

西又東逕桐陽故城南

五原東郡都尉治在榆林
衛廢勝州西南漢志桐陽

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太初三年光祿徐自為
出五原塞築亭障西北至盧朐山謂之光祿塞即

此按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匈奴大路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逕

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南縣北

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

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親所經涉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垂川去之次按緣胡山今在山西平鹵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楨陵即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城在西岸榆林塞外唐為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楨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酈元所見者從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

水出塞外

西南流入河沙陵漢屬雲中郡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

縣西

河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今在平南衛西

又南樹頽水注之

出水

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而南注于河沃陽漢鴈門西部都尉治

又南大羅水注

之

水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又西南注于河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

又左

得湍水口

水出西河郡美稷縣西流合呂梁山滴水而注于河按平南衛西有呂梁山滴水

口當在今河曲縣西北天橋峽也

又南逕西河固陽縣東固水注

之

水出上郡白土縣固谷東逕固陰縣北又東逕固陽縣南入東注于河按今米脂縣西北有固

陰故城固陽當在其東北也固音銀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於固洛之間即此水

又南諸

次之水入焉

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入長城又東注于河按榆林塞在廢勝州

南界亦謂之長榆

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

水西出奢延縣

西南赤沙阜東流合黑水又東合走馬水又東入于河離石今永寧州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

又東逕土軍縣西

漢屬西河郡今為石樓縣

又南逕上郡高奴

縣東

今膚施縣北百里有金城明城即漢高奴縣也

又南逕河東北屈縣

西

即夷吾所居邑今吉州北二十里有北屈故縣

又南為採桑津

春秋僖公八年

晉里克狄于采桑是也

又南逕皮氏縣西

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書序祖乙

北于耿即此

北屈故城西十里有風山

元和志風山在慈州吉昌縣北

三十里 風山西四十里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

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
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
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
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
倚其中崩浪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
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
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

廣八十步巖際鑄迹遺功尚存以今輿地言之河

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

河州西七十里入塞

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

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

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

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

洮水

二水已見上文

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疊水

自西來注之

州在臨洮府北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關駟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

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十里

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又東北逕州北

夾河有灘宜播五穀引河灌溉甚為民利

又東北逕金縣北

縣在蘭州東九十里黃河去縣六十里

又東北逕

靖遠衛北

舊名靖虜屬陝西都司本漢鶻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冲追擊叛羌於鶻陰河

即此衛北有韋精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衛西南百里烏蘭關漢祖厲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

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

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

屬衛

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稍平河流益盛衛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鳴沙城西枕黃河人馬行

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

又東北逕靈州所北

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

里本漢靈洲富平二縣地舊志云黃河千里一曲自流河至故昫卷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

流亦謂之河曲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

衛屬陝西都司宋為懷遠鎮乾興二

年李德明城此為興州以居景祐中元昊升為興慶府衛西至賀蘭山邊界六十里北至鎮遠關邊界二百里東至榆林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具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溫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為宜也又北逕平羅所東

舊名平虜在寧夏衛東北

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又北逕榆

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

衛本漢上郡龜茲縣地金元為米脂縣地名榆

林莊明正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七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為懷朔鎮隋始置豐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元和志北至黃河八十里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置也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奏

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
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
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
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
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
掠滅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
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
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
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為振武
營田和羅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為十五屯屯置
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今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
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
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
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見韓
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

其東岸則平鹵衛

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本漢雲中五原二郡地

隋置勝州治榆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清縣東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舡楫即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為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鄯陽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盜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

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為朔方郡地隋唐為豐勝三州地明為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山字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為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為最近云

又南逕府谷

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

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少北三百四十

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入縣界又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五百二十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

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鵝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西北五百里黃河在州西北一里

迤西逕神木縣

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

神木在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里興縣在太原府奇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為尤易

又南逕

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

州寧鄉縣

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

去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又南逕清澗縣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

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

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

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

延川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百五十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在今府東北一百十

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八十里與吉州分山

吉州鄉寧縣

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川縣

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為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龍鼉魚鼈所不能游按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城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

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

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

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

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

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曝鰓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鞏縣鞏穴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波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此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

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
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
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
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
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
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
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
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

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即闕龍門穿地即鑿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為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為近然計東城至安國嶺亦有千四五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

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為
施功遂積誤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
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
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
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
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
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

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為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為荒遠也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禹導自積石為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為戎翟所侵秦漢以

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
盡歸獯鬻河行其間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
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宰相賈耽
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為圖曰吐
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

藝文志有賈耽吐
蕃黃河錄四卷

其

繫之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為吐蕃所
據耽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
者也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

明仍以河州為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入居河套羈縻不絕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將不知為弼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考古記敘次特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沔

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亦

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汜天醜塗大杆皆山名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

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可為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

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

郭注云言

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任臣廣注云此大玉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即西次三經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海外復有崑崙者即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復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隅西流逕其北又

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

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

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

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濁清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為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

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閼風在崑

崙之上白水其即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

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為天子言于寘

徒賢反

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
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
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
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獻天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
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

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寘之山為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為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却不

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自玉門陽關西則限自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

與實

同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
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
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曰為潛行地下
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
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為中國
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
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

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鄭注曰禹

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渥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

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都焉渭按

此渤海當在蔥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翥牢蘭之類非真海也下文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注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逕積石而為中國河而經文在此似於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酈意以此二十字為錯簡蓋以下大南入蔥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蔥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人東注于泐澤之下則自崑崙而蔥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

又南入蔥嶺山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

身毒之國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屬賓國三百四十里渭按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

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
接先儒以為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
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
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
里豈身毒乎鄒注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
蓋承其誤氏音支

南又西逕安息南

城臨鵠水地方數千里竺枝扶南
記曰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

息國也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
海東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
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
源東逕伽舍羅國渭按此中國之河源也其逕休循
難兜罽賓等國者則西流入西海

河水與蜺羅跂禰水同注雷翥海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禰出又西逕四大塔北
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釋法顯所

謂竺剎尸羅國也

又西逕陀衛國北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也渭按自蜀賓至陀衛

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為之發明人始知蔥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蔥嶺之東大惑不解矣河水又東逕皮

山國北

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渭按自此以下皆東流注鹽澤之水

又東與

于闐河合

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

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

南河又東逕于闐北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

渭按南河即于闐河也

又東北逕扞彌國北

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

精絕國北西去打彌四百六十里

又東逕且末國北

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

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
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逕
且末城北左會南河合流東逝通為注賓河又東逕
鄯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注澤澤在國北扞泥城
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北三
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渭按澤即牢蘭海北

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

上承北河于疎勒之西東北流逕疎

勒國南又東北與疎勒北山水合

北河自疎勒流逕南河之北

疎勒城南

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渭按北河即蔥嶺河也

又東逕莎車國

南

渭按漢書莎車國王治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南當作北

又東南逕溫

宿國

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

又東逕姑

墨國南

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

之水其水出焉者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坳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渭按漢書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焉耆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墨山即山國也

又東逕注賓城南

渭按此即上文所謂

注賓

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

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

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渭按此二十字錯簡在前今移置於此海謂蒲昌海又

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闕入塞之始

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水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唯是積石

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

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

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

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
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
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坳
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
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
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
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
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為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

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為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

河水出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蔥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

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
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
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
以為即西流注于泐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
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
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
此者是水為河源無疑而葱嶺于闐之水皆旁源

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為崑崙其
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為河源有
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
是也間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
四一曰蔥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
不知何者為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
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為崑崙孰非崑
崙孰為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為決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十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

侯城吐谷渾退保大非川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
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轉戰過
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
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
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為中國河
處蓋鹽澤潛流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
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

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曰柏海近河源古
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頗纔及其山
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北
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
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
時皆武人即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
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

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敷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敷煌張掖之間華人來

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北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

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
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
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
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
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
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

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
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
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
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
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
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
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

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為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為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為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為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
蔡傳從之元史亦作薛恐非

使還踰湟水

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

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

千里

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

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

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

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

水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

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

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
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
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
望當在都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
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以為崑崙者乃在其東北
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絕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

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闐隄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
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
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
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
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
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

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

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

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羣流

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

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
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
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
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
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
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
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
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

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

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

加闊即闊提地

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日至地名

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

之

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

黃河合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

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獬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

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

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

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

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

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

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

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撈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

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
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
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
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
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
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
站與湟水浩疊河合又東
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

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

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本思

曰大磧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佑歷詆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唯源發紫山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

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

明太祖實錄云

鄧愈沐英討土蕃追至崑崙山宣宗實錄云李英追安定曲先賊踰崑崙山即都實之所謂騰乞里

塔也

然則古書言河出崑崙者皆屬虛記即吐蕃自

云崑崙為河之所出亦妄談而不足信矣

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犛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

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尚數百里則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犛

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為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間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鰲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

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
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
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廼在西南何
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
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
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
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

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
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
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
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
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
山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
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
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

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真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真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蔥嶺之河不始於蔥嶺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為蔥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鄺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

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為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為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吐蕃中而以為即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史漢豈為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為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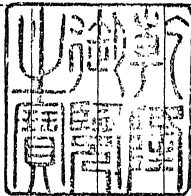
國河者幽閼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
以為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
之河果為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
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泐澤河
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泐澤即鹽澤酈道元云
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深流之上飛禽奮翮
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狀也如是則其南
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湓湓洶湧之狀倍奇於

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
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
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
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
西南來即以為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
源之有無是為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
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即也孫
韓倫河也世祖狃於舊聞久謂黃河出吐蕃中特

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即如積石為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朱思本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為積石况能察重源之有無邪元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直斥史漢為誕妄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

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
今是者執一以論即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
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為是元史為非苟無其迹而
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
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
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
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
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辦亦非書生之筆舌所

能爭也



禹貢錐指卷十三上